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方 望 溪 先 生 全 集

(一)

方 苞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方望溪先生全集

(一)

方苞撰

國學基本叢書

# 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六經四子皆載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之徒。始以文名。猶未有文家之號。唐韓氏、柳氏出世。乃撰以斯稱。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輩韓、柳。合爲六家。歸安茅氏。又析而定之爲八。而後此數人者。相望於上下千數百年。若舍是莫與爲伍。自是天下論文者。意有專屬。若舍數人。卽無以繼賈、馬、劉、揚之業。夫自東漢以迄於明。其閒學士詞人。蟻聚蜂屯。不可計數。一二名作。先後傳誦。宇內者。亦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而其爲之數百十篇。沛然暢然。精光炤人閒。不可磨滅。則自韓、柳、歐、曾、王、蘇外。終莫得焉。嗚呼。蓋其難哉。余嘗聞其故矣。其所受者不優。無以軼乎衆也。其所入者不遽。無以遺乎今也。其所得者不廣。無以肆其用也。其所養者不充。無以盛其發也。其所踐者不實。無以立其誠也。日星之所以長明。江海之所以不竭。萬物之所以發生。古之精且神於文者。蓋必實有侔於此焉。非是不足以與於作者。是以古文之學。北宋後絕響者幾五百年。明正嘉中。歸熙甫始克廣之。然熙甫生程朱後。聖道闡明。其所得乃不能多於唐宋諸家。我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統。就文核之。亦與熙甫異境同歸。獨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然浸漑乎學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則不惟熙甫無以及之。卽八家深於道如韓、歐者。亦或猶有憾焉。蓋先生服習程朱。其得於道者備。韓、歐因

文見道。其入於文者精。入於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華妙而不可測。得於道者備。文若爲其所束。轉未能恣肆變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惟先生掉臂游行。周漢唐宋諸家義法。亦先生出而後揭。如星月。而其文之謹嚴樸質。高渾凝固。又足以戢學者之客氣。而滿其浮言。以故百數十年來。奉而守者。各隨其才學高下淺深。皆能蘄乎古。不擬於正。背而馳者。則雖高才廣學。亦虛僑浮夸。半爲躐冶之金而已。先生文集。久行於世。第原編卷數未分。亦未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近復殘缺漫漶。而集外又多關係重要之文。世所未見。鈞衡既搜輯。乃貸金而全。桑之以快天下心目。并揭發先生明道與文之功。正告海內來者。知尊信而趨步也。咸豐元年辛亥正月。邑後學戴鈞衡謹序於味經山館。



## 原集三序

歲辛未。先君子與吾師及西溟姜先生。同客京師。論行身祈嚮。西溟先生曰。吾輩生元明以後。孰是如千里平壤。拔起萬仞高峰者乎。先君子曰。經緯如諸葛武侯。李伯紀。王伯安。功業如郭汾陽。李西平。于忠肅。文章如蒙莊。司馬子長。庶幾似之。吾師曰。此天之所爲。非人所能自任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孰是能仰而企者。西溟曰。斯言也。其信。吾固知莊馬之可慕。而心困力屈。終邈乎其不可卽也。先君子見朋好生徒。時時稱道之。兆符兒時。卽耳熟焉。旣成童。遂命請業師門。迄今三十有三年矣。雍正癸卯。兆符復至京師。懼吾師衰疾。請編年譜。手錄春秋周官說。及望溪文集。乃知吾師於曩言。實身肩而力取之。而凡有志者。皆不可以自畫也。吾師質行經學古文。後世自能懸衡。兆符不敢置一辭。恐不知者以爲阿其所好也。經說則始窺其樊。恐言之未必有中。故敍次文集旣終。敬識簡端。以俟後之君子。雍正癸卯。秋八月望後三日。門人王兆符撰。

望溪方子。文學爲世所稱。而余與共事蒙養齋。入則合堂聯席。出則比屋同垣。晨夕居遊。無不共者。凡十有一年。始知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其於幼所誦經書。常陰取以自繩削。而亦以望於人。故居人上者。必告以汰侈之召災。事人者。必戒以諂佞之失己。爲子弟者。則警以孝弟之易虧。將仕者。則數舉貪人覆轍。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用此不好善者聞之。皆陰忌以爲刺己。中人以下。亦苦其行之難。而見謂不情。每薄暮歸寓。必以此日過言過行。諮余。閒爲發其禮義之過中者。常恍然爲戒。每自言於人紀中。無一不愧負此心者。孔子云。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以余所見。惟斯人而已。凡行有奇袤者。於衆中相接。不交一語。而朋友有過。則盡言不諱。雖久故相知者。或不樂聞其言。然以文學相推。則知與不知。無異辭。噫。是誠知方子之學。與其文者乎。方子嘗語余曰。吾少好文而不好學。故終老無成。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孔子許爲好學。使吾能以好文者好學。雖愚且頑。概乎必有得於身矣。嗟乎。非學之篤。而能爲是言乎。方子之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不關於道教之文。余共事時。愛而錄之者十之四。郵致者十之二。姑就篋中所存。編而錄之。異日當刊布以示好方子之文。而未知其學者。乾隆五年三月。混同顧琮撰。

崑與北平王兆符。皆以成童從學於先生。兆符治經書古文。而崑攻舉子業。先生命之曰。此術之成。非潛心經訓。而假道於八家之文。亦未易遠於俗也。時崑於韓歐之文。亦粗知好焉。厥後兆符自天津奉母南遷。僑寓金壇。獨身就先生講問。凡數年。歲時往來淮揚。必發其篋。取所得先生經說古文。而錄藏之。然亦未暇究切也。及康熙癸巳。先生盡室北遷。崑適成進士。謂自是可肆力於經書古文。而先生給事海淀。崑拘綴部曹。往還甚艱。又公私促促。少有餘暇。惟流觀漢魏四唐人詩。與懶性相宜。而先生素不爲詩。所業

未敢以請。及雍正五年。崑以老母倚門。告歸侍養。則又欲聞先生之警咳。而不可得矣。端居無事。乃更發所錄藏而討論之。乃知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而先生學如不及。不知身之既老。每謂儒者著述。生時不宜遽出。二十年前。崑嘗與二三同學。刻周官集註於吳門。劉丈古塘。刻喪服或問於浙東。龔丈孝水。刻周官辨於河北。先生聞之。切戒可示生徒。不可播書肆。劉龔二君子既歿。得其書者益稀。總督漕政御史大夫顧公惜之。復刻於淮南。每與崑言。先生經說。不可使沈沒。間出所錄先生古文。則其半皆未前見。以兆符早世。而崑久離先生之側也。乾隆壬戌。先生告歸。崑請編定古文。多散在朋友生徒閒。失其稿者十且三四。謹就二家所錄。及崑所得近稿。先鈔諸版。各從其類。而不敢編次卷數。俾海內同志。知先生所作。無一不有補于道教。而苟有存者。不可不公傳於世也。乾隆十一年仲冬。門人程崑撰。

# 方望溪先生文集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重編校

## 卷一

讀經二十七首

讀古文尙書

讀大誥

讀尙書記

讀尙書又記

讀君冑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讀二南

讀行露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望溪先生文集 目錄

讀王風

讀齊風

書周頌清廟詩後

又書清廟詩後

讀周官

周官辨僞一

周官辨僞二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讀儀禮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讀孟子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成王立在襍祿之中辨

讀經解

書辨正周官戴記尙書後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卷二

讀子史二十八首

書刪定荀子後

讀管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又書禮書序後

書樂書序後

又書樂書序後

詁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又書封禪書後

書史記十表後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書孟子荀卿傳後

書老子傳後

讀伍子胥傳

書儒林傳後

又書儒林傳後

書刺客傳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淮陰侯列傳後

書貨殖傳後

又書貨殖傳後

書太史公自序後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漢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卷三

論說十四首

周公論

漢高帝論

漢文帝論

蜀漢後主論

灌嬰論

宋武帝論

翠溪先生文集 目錄

于忠肅論

原人上

原人下

原過

先天後天圖說

諡法

異姓爲後

轅馬說

卷四

序二十三首

禮記析疑序

周官析疑序

周官集注序

春秋通論序

春秋直解序

刪定管子荀子序

重定禮記纂言序

孫徵君年譜序

學案序

畿輔名宦志序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教忠祠規序

吳宥函文稿序

儲禮執文稿序

熊偕呂遺文序

余東木時文序

左華露時文序

楊黃在時文序

青要集序

廌青山人詩序

王巽功詩說序

嚴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李穆堂文集序

卷五

書後題跋二十六首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書祭裴太常文後

書柳文後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書邵子觀物篇後

書朱注楚辭後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書孫文正傳後

書盧象晉傳後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書潘允慎家傳後

書熊氏家傳後

書曹太學傳後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書孝婦魏氏詩後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題黃玉圃夢歸圖

跋石齋黃公手札

卷六

書三十二首

與閻百詩書

與孫以甯書

答喬介夫書

與翁止園書

與李剛主書

與安徽李方伯書

與安溪李相國書

與徐司空蝶園書

與徐司空蝶園書

答某公書

與常熟蔣相國論征澤望事宜書

與孫司寇書

與顧用方論治渾河事宜書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與來學圃書

與呂宗華書

答楊星亭書

答尹元孚書

答申謙居書

答程夔州書

答程起生書

與陳密旃書

與吳見山書

與某公書

與李覺菴書

與萬季野先生書

再與劉拙修書

答禮館諸君子書

答禮館纂修書

與一統志館諸翰林書

與程若韓書

卷七

贈送序二十首

送徐亮直册封琉球序

送王翳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贈魏方甸序

送余西麓序

贈潘幼石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贈淳安方文翰序

贈李立侯序

送李雨蒼序

送鍾勵暇甯親宿遷序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再送余西麓南歸序

贈宋西狂序

送雷惕廬歸閩序

送官庶常覲省序

送吳東巖序

贈石仲子序

贈介菴上人序

壽序六首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蔣母七十壽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卷八

傳十五首

孫徵君傳

白雲先生傳

四君子傳

左仁傳

三山林湛傳

二山人傳

孫積生傳

金陵近支二節婦傳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光節婦傳

二貞婦傳

高烈婦傳

高節婦傳

釋蘭谷傳



沛天上人傳

卷九

紀事九首

左忠毅公逸事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明禹州兵備道李公城守死事狀

記李默齋實行

書萬烈婦某氏事

西鄰愍烈女

呂九儀妻夏氏

逆旅小子

卷十

墓誌銘三十首

李剛主墓誌銘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劉古塘墓誌銘

左未生墓誌銘

王生墓誌銘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公墓誌銘

王大來墓誌銘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

禮部尙書贈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廣東副都統陳公墓誌銘

知甯國府調補部員黃君墓誌銘

沈編修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中議大夫知廣州府張君墓誌銘

白玫玉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潘函三墓誌銘

顧友訓墓誌銘

陸以言墓誌銘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莊復齋墓誌銘

教授胡君墓誌銘

張樸村墓誌銘

劉紫函墓誌銘

陳依宣墓誌銘

陳馭虛墓誌銘

鄭友白墓誌銘

胡右鄰墓誌銘

卷十一

墓誌銘二十首

尹元孚墓誌銘

沈孝子墓誌銘

廣文陳君墓誌銘

程贈君墓誌銘

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陳公墓誌銘

葛君墓誌銘

劉篤甫墓誌銘

龔君墓誌銘

佘君墓誌銘

尹太夫人李氏墓誌銘

大司寇韓城張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工部尚書熊公繼室李淑人墓誌銘

謝母王孺人墓誌銘

少司農呂公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光祿卿呂公宜人王氏墓誌銘

趙孺人翟氏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許昌禎妻吳氏墓誌銘

高善登妻方氏墓誌銘

贈孺人鄒氏墓誌銘

卷十二

墓表二十四首

季瑞臣墓表

萬季野墓表

梅徵君墓表

田閒先生墓表

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刑部右侍郎王公墓表

朱字綠墓表

汪武曹墓表

黃際飛墓表

李世得墓表

宋山言墓表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兵部尙書法公墓表

吳宥函墓表



陳西臺墓表

贈通奉大夫刑部侍郎黃公墓表

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講學士查公墓表

高仲芝墓表

王處士墓表

余處士墓表

武商平墓表

朱履安墓表

卷十三

墓表二十首

雷氏先墓表

兵部尙書范公墓表

趙處士墓表

翰林院檢討竇君墓表

刁贈君墓表

東昌鄧嶧亭墓表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秦仲高墓表

完顏保及妻官爾佳氏墓表

羅烈婦李氏墓表

劉烈婦唐氏墓表

謝孺人葉氏墓表

劉中翰孺人周氏墓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中憲大夫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方曰崑妻李氏墓表

碑碣九首

禮部尙書陳公神道碑

理藩院員外郎贈資政大夫席公神道碑

贈右副都御史趙公神道碑

杜茶村先生墓碣

大理寺卿高公墓碣

兵部主事龔君墓碣

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族子根穎壙銘

鮑氏女球壙銘

卷十四

記二十二首

別建曾子祠記

絃歌臺記

重建陽明祠堂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修復雙峰書院記

將園記

泉井鄉祭田記

赫氏祭田記

仁和湯氏義田記

遊豐臺記

遊潭柘記

再至浮山記

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

記尋大龍湫瀑布

題天姥寺壁

遊鴈蕩記

封氏園觀古松記

金陵會館記

築子嬰隄記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重修清涼寺記

良鄉縣岡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卷十五

頌銘八首

聖主親征漠北頌 康熙三十五年

萬年寶厯頌 康熙六十年

聖主躬耕藉田頌 雍正元年

聖主親詣太學頌 雍正元年

聖主躬耕藉田頌

乾隆三年

聖主臨雍禮成頌

乾隆三年

喜雨說

多福硯銘

## 卷十六

### 哀辭十二首

徐詒孫哀辭

駙馬孫公哀辭

劉北固哀辭

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阮以南哀辭

李伯子哀辭

張彝歎哀辭

王瑤峰哀辭

和風翔哀辭

僕王興哀辭

婢音哀辭

祭文八首

祭顧書宣先生文

祭張文端公文

祭王崑繩文

祭滄洲陳公文

祭左未生文

祭白侯文

與黃玉圃同祭尹少宰文

祭張母吳夫人文

卷十七

家訓四首

己亥四月示道希兄弟

甲辰示道希兄弟

己酉四月又示道希

壬子七月示道希

家傳誌銘哀辭十五首

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

台拱岡墓表

先母行略

兄百川墓誌銘

弟椒塗墓誌銘

沈氏姑生壙銘

鮑氏姊哀辭

鮑氏妹哀辭



謝季方傳

嫂張氏墓誌銘

亡妻蔡氏哀辭

兄子道希墓誌銘

兄子道希婦岳氏墓誌銘

兄孫仁壙銘

七思

卷十八

雜文十二首

兩朝聖恩恭紀

聖訓恭紀

通蔽

表微

釋言

明史無任邱李少師傳

記夢

記百川先生遺言

答問

爲秦門高貞女糾舉本引

檄濟甯諸生會課

代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文

代

望溪先生文集初爲門人王兆符程崑同輯。兆符早卒。其後增輯付槩者惟崑。今本標兆符同輯者。崑不肯沒亡友之善也。而亦隨時有所刪削。故今世所行本前後篇數多寡不一。然程氏親炙師門。其去取率奉先生意指。故世傳程本爲先生自定。今不敢以集外文廁入。謹就所見篇數最多之本。凡三百八十四首。爲分卷而排次焉。唐宋八家說經之文。少者類入論辨雜著。多者別爲卷。歐集經旨。大蘇集經義是也。虞山錢氏編震川集。次經解爲卷首。先生湛深於經。爲之又多。故程氏首區爲冊。今從焉。爲第一卷。大蘇評史之文。凡數十首。此外文家。未有及先生多者。其題爲書後。可區爲類。程氏並讀子爲一冊。今亦從焉。爲第二卷。讀經讀子史。皆論議文。故以論說次焉。原人原過等文。亦論說也。爲第三卷。古

人作書。自敘大指曰序。後世乃倩人爲之。然大抵發明書義。體近論說。姚郎中古文類纂。以序跋次論辨。今仿焉。爲第四卷。書後題跋。體一也。略與序同。序以加於書之成冊者。發揮全指。書後題跋。則隨舉一事一文而論之。次序後。爲第五卷。陳義晰理。指事述情。書之所有事也。以承序跋。以啟贈序。爲第六卷。贈序始於唐。昌黎最工。自後作者。皆有壽序。亦贈送之類。先生不多作。附贈序爲第七卷。傳者。傳也。傳其人之行實也。文人不爲達官立傳。所傳者窮賤獨行之士。婦人方外之流耳。紀事。傳之別體。當依類而分編之。爲第八卷。第九卷。誌銘碑碣金石之文。體異傳而敘事同。應後傳與紀事。埋石壙中曰誌。立石墓上曰表。曰碑。曰碣。銘者誌之辭也。碑碣亦可用之。表則無銘。先生爲之多。不能總爲一分。埋銘爲第十卷。十一卷。表與碑碣爲十二卷。十三卷。集中禮部尙書陳公神道碑以下均改爲墓表。蘇厚子曰。神道碑文體尊大。先生不肯標題。四品已下官用碣。高公官三品。例用碑。不用碣。而碑文必詳備。此文簡略。稱表爲宜。茶村王彥孝妻俱不宜名碣。余按蘇說是也。但古人墓表無用銘辭者。韓公鄭夫人殯表。通體七字。詩無序。乃瓶體。不可爲通例。歐公瀧岡表。初稿未用四字。詩後改去之。惟龍武將軍薛君墓表。末云。乃爲表于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云云。亦未嘗標以銘曰。考說文。碣。石特立也。張表臣曰。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唐宋文人多用之于處士女流。隋志唐會要。俱云。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亦聽立碣。國朝通禮。庶士得視九品官。則茶村與王彥孝妻稱碣。似皆無礙。高公碣。先生私立。故不稱碑。且三文中。俱明言碣。則止從文中所書爲是。今均依原題。附記蘇君之言。俾學者知標題之不可忽也。又集中杜蒼略墓文。先標墓誌銘。後改墓表。考文中。有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云云。記亦碑文之屬。有紀事不以刻石者。其體自存也。次碑碣。爲第十四卷。勒頌于石。鏤銘于器。二者亦古金石文也。喜雨說意。主于頌。兼有箴銘意焉。編爲第十五卷。

哀祭源出三百篇。其體屈大夫開之。昌黎祭十二郎文。散行不以韻。後人遂兩承之。然而韻其正也。次頌銘。爲第十六卷。示道希四書。程氏編入書類。鄙意隨事指示。與家訓同。先生篤于倫理。家傳誌銘哀辭。至性發露。自來文人。莫有及者。故程氏別分爲冊。七思亦哀辭也。義宜入合爲第十七卷。文以類聚。有文少不能成卷。而於諸類未合者。則以雜文統之。訂爲十八卷終焉。鈞衡謹識。

# 望溪先生文集卷一

讀經

讀古文尙書

先儒以古文尙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所采尙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奧澀之語。則與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遷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爲伏生之書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爲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爲易曉。而與伏生之書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卽余所謂以顯易

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斲脛，焚炙剝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閒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尙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代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衆以爲疑。朱子出其

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余既辨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爲耳。蓋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所傳無是也。故豫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不徒購其書而徵其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故前後至者以千數。而又多爲之徵。於文王世子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爲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爲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爲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尙無篇首周公作洛衆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爲明證。而不徒虛爲之說矣。歆知其說爲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衆譁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羣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余憫漢唐諸儒。爲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爲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 讀尙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歐陽氏辨其妄。羣儒昭然若發矇矣。然特謂司馬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其僞。惟史記爲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王服事殷。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爲異說乎。蓋莽旣稱康誥以爲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爲此。以示居攝稱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爲人臣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況孺子襁抱。劉崇濬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銜書之瑞。亦莽受銅符帛圖金策。據以卽眞之符驗也。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爲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爲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爲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爲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閒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爲信乎。周本紀詩蓋受命之年稱王。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膏繩以文義亦多駢旁枝。削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閒。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爲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尙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爲三統。厯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爲歆所增竄。尙何疑乎。嗚呼。歆之徧竄羣書。以曲爲彌縫。乃其姦之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讀君冢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尙書自畢命以下。所存六篇。先儒多未達其義。余嘗考之。費誓則事可傳也。君冢命秦誓則言不可廢也。呂刑文侯之命。則事不可沒也。三代之刑典。至穆王而始變。文武之舊都。至平王而終棄。可無志乎。呂刑之言。雖或不可廢。而孔子錄之。則非以其言也。觀文侯之命。無一言之當物而弗刪。則以著事變。而非



有取於其辭義審矣。司馬遷作史記於費誓具詳焉。於秦誓刪取焉。而文侯之命則沒之。蓋以其言無足存。而不知事不可沒也。用此觀之。聖人刪述之義。羣賢莫之能贊。豈獨春秋之筆削哉。

書存文侯之命。而宣王中興。用賢討叛事。列正雅者。其誓誥策命之文。無一見焉。先儒以謂亡於幽王之亂。而余竊意所亡者。不惟宣王之書。自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撫拾於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之史記也。自唐虞夏商。非關一代廢興之故。不以列於書。故周書自畢命以前。皆造周毖殷。保世靖民之大政也。若專取辭意之善。則成康之際。周召共政。史逸作冊。其命官之辭。遠過於君牙。罔命者必多矣。孔子乃舍彼而取此。義安處與。用此知康王以前策命之大者。已與誓誥並列於學官。而立爲四術。其餘內史所藏。孔子蓋未之見也。呂刑則布在四方。而有司籍之。若魯若晉若秦之書。則其國傳之。君牙罔命。則其家守之。子嘗學禮。而病杞宋之無徵。故於周書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使得諸周內史所藏。則豈宜闕希而不類如此哉。使內史之籍尙存。而孔子未之見。亦不宜竟以君牙以下六篇續備有周一代之書。而定以百篇之數。抑觀君牙罔命。秦誓。而又以歎世變之亟焉。文武之政刑。皆變亂於穆王。而讀其書。彬彬乎去成康不遠也。秦穆悔過。思賢之言。可法於後世。而力逞其忿。以遂前愆。言與行顯背。而謂可塗民之耳目。夏殷之末造。未嘗有是也。二帝三王純一忠敬之風。其尙可復也哉。此又序書之隱義也。

##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義未之前聞也。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烝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與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怙冒。舉諸此矣。至於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於關雎麟趾。而下之禮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則與行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錄此二詩。而被化之先後。疆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大師。或孔子更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爲周公所手訂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爲之。皆不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行露

行露之詩。世儒多引韓詩及劉向列女傳。以謂申人之女。許嫁於鄭。夫家不備禮而欲迎之。雖致獄訟。女終不行。誣矣哉。嬰與向胡爲而傳此乎。蓋此詩既女子所自作。則失怙恃。且無兄弟之依可知矣。曰許嫁。則許之者必父兄也。遭家之變。莫爲之主。雖自歸於舅姑。不得謂非義。況其夫就而迎之乎。既有獄訟。以

召伯之明。則必開以大義。而官爲之配矣。其詩曰。誰謂汝無家。信如所傳。是故有室家之約也。以一禮未備。而終不肯行。則將轉而之他乎。此害義傷教。不近於人情。而可列正始之風。以爲教於閨門鄉黨邦國。與嬰向之蔽。良由未達於室家不足之云。而以辭害義。不知設詐以求偶。卽此已不足爲人夫。此貞女所以疾之深。而拒之決也。以朱子之勤經。豈其未見嬰向之書。蓋嚴而斥之。以無溷後人。而羣儒乃援集傳禮或未備一語。以曲證其誣辭。不亦悖乎。

###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傳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子旣明辨之。而世儒猶曉曉。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卽閒錄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於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卽於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時閔己之詩。所存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則無一或遺。蓋民俗之眞。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爲多。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殞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甯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齊晉秦三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故

齊詩終於猗嗟載馳敵笏。始於雞鳴。秦之亡以親奄。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鄰。駟鐵。終於夏屋。唐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膏筋力。則豔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爲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乃桓叔武公。爲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儉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於此。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衛之亡。又後於宋。何也。鄭之淫風盛於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爲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并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偁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爲將及焉。此襄楚匪風所以作也。羣儒乃以比於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傳謂魏詩爲晉作。檜詩爲鄭作。並引蘇氏檜詩之說。必出自他人。朱子誤記爲子由耳。夫晉至武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之號。而檜并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強盛。王室再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駭車傾之懼乎。邶鄘舊國之詩。無一存焉。何也。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必其君有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

俗以移而後風謠作焉。魯宋望國。歷年久長。而詩無風。況蕞爾之邶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篡弑而無淫昏。篡弑之惡。宜載於冊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觀魯爲吳公子札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說詩。必以意逆志。而又在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興。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慎。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芣憂良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於欒氏。齊魯之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愼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可搖奪也。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況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君。

猶瞻瞻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共主。及二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蕭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爲類。而非譏不親迎。親迎之禮。增本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且跣步。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爲家主祠。名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若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於里黨。蓋惟聽其奔。然後可。以安人情。別天屬也。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弑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爲遊田。五爲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污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爲而與雅頌並立與。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禘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尙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尙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文人是也。蓋禘祭先公先王於后稷之廟。率諸侯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而特祀焉。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禘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爲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 又書清廟詩後

或謂武成丁未。祀於周廟。天子諸侯之出。歸告於祖禰之正禮也。卽事者惟邦甸侯衛耳。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至於前所告者之正禮也。以順天革命。故特舉柴望耳。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

周乃庶邦君臣受命於周之始。古者爵命必於祭。安知非此時特祭於文王之廟。而作是詩也。然方是時。先公先王之樂歌未作。不宜先薦文王之詩。五廟之舊制未更。樂章不宜首舉清廟爲義。且朱子旣據孔疏所推日厯。而升旣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爲定論也。或謂據戴記。天子禘祫。祫嘗祫烝。則時祭亦有禘。安知此詩非用於禘祭時乎。不知以禘爲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傳會而爲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質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日祭一廟。祭之明日。釋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閒。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切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羣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禘。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阡。非聖人而能爲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甯之弊。故疑是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甯君臣所附會以爲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爲富強之術。以視



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臯奇袞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僞作。則冬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尙安望爲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 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紵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馭疫。禴蠱。攻狸。蠹。去妖鳥。馭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墻。以矢射神。以書方厭鳥。以牡犗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旣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旣篡。下書。

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筭。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廩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若蒺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旣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委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廩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紵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紵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廩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毆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若蒺庭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燄足以召疾。

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毆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厲自息矣。夫疫可毆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驚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誑耀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鑄銅人膺。文桃湯。赭鞭。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茗蔟氏去以方書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爲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爲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爲二子所薙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 周官辨僞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近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鬪辯也。每見毗庶之

家。螻者改適。猜蠱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鄲長稽之。凡民之有褻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尙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汚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官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爲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絰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下其僞構經文。皆歆爲之謀主也。又以文義駁之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 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疎。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

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閒邪。或曰：欲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首服皆弁經之語而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欲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冊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於已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同異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聖人之政盡萬物之理而不過者。不惟其大惟其細。聖人之文盡萬事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略。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馬四時田法。尤其顯著者也。蓋觀春與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焉。春著王與諸侯所執之鼓。秋著所載之旗。冬夏則特標羣吏。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學士冬夏不習舞亦此義。且官徒殷則勞費大也。觀虞人所萊之野。樹表者三百五十步。圍禁前後之屯百步。而知鄉遂公邑都家之車徒。皆前期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無幾焉。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芟舍治兵。所辨號名旗物。畿以內毋漏焉。則前期而備教之可知矣。使徧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習而民不煩也。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殆其遺教與。戰法田法之詳。至冬狩始見者。雖各修於其地。然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徧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辨夜事於仲夏者。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於芟舍特舉辨軍之夜事。則知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通乎三時矣。於夏舉勺。於冬舉烝。則祠嘗視此矣。於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以社以方。

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暮，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於秋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卽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相證。於秋冬曰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饁可知矣。田法戰法，冬詳其目，而春舉其綱。仲冬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卽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鞶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卽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譟，卽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使以晚周秦漢人籍之，則倍其文尙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略舉互備，括盡而無遺，是之謂聖人之文也。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眈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礪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彋彋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間，不亦未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進退揖讓於其閒，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見，而韓子乃分剗而別著爲篇。

則非吾之所能知矣。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卽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傳後。門人記述。而閒雜以己意者。而於經文則未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懜然不得於余心。乃試取傳之云爾者。剝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複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剝而去之。而經之義無不卽乎人心。然後知是亦歆所增竄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不降。則秦周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於莽之過禮竭情。以待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爲比類焉。嗚呼。先王制禮。有迹若相違。而理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而所以爲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則無是也。曾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夫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其於易春秋閒。有稱引。皆自爲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託。而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爲老師宿儒所指斥者歟。時周官始出。戴記尙未列於學官。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

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閒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爲誣。舊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勳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冊。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弑。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爲之者。劉歆之徒耳。莽之篡。無事不託於周公。其居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是猶行古之道耳。其



稱魯君臣未嘗相弑。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爲平帝之弑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書旣逸矣。云云者。誰實爲之。又況漫無所稽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冊。祕府而外。藏書甚希。大史公書宣成開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旣僞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祝鮀之言。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僞亂增竄。以文莽之姦也。決矣。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臨朝。至躬躬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旣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閒。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尙書位冢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尙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卽列於學官。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爲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則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僞。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會通。則昭然如分黑白矣。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嗜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洩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卽眞。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僞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旣辨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子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微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

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

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爲僞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閒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爲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僞。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爲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爲歆所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爲歆所僞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衆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爲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衆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

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爲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閒耳。而古者子爲大夫。於父母之服。卽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爲大夫。父母之爲士者。尙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爲體。而可私屈爲母喪主乎。歆旣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姦。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爲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爲妖爲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姦言。當其時卽交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薙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閱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卽辨其誣。而未得證驗。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閒。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羣士。使記說逸禮於廷中。以欺惑學士。莽之篡。無事不託於文武周公。蓋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言。所傳甚希。衆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構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始出於漢。故使歆典校。卒向之業。以售其姦。自

東漢相傳以至於今皆歆所校錄也。學者可溺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真偽哉。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說見家語。又見史記。又見賈誼保傳篇。而漢書亦云。武帝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蓋莽與歆既曰成王不能踐阼。則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無是也。其書乃伏生所傳。舊列學官。不可譎張爲幻。故於戴記竄焉。又恐戴記出宣元閒。學者閒有其書。故欲多爲之徵。而論語乃世儒所習誦。故又於家語竄焉。漢興博學多聞。莫如賈生。繼春秋創史法。囊括載籍。爲世所宗。莫如太史公。故又於二書竄焉。至漢書所云。或武帝偶命作圖。以示立少子之意。或其事亦歆等構造。又或史官所記。本周公輔成王圖。而歆易爲負。班固因之。皆不足據也。衆言樊亂。必折諸經。金縢之篇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既冠明矣。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已甚達於世事矣。以是知古書中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皆妄也。而況云在襁褓之中哉。委而金縢之篇尙存。不然。則歆之怪變。竟無從而得之矣。或又以王自稱沖子。周召稱王孺子爲疑。是惑也。盤庚之誥。自稱沖人。范文子爲大夫贊軍謀。而武子呼爲童子。嗣君之自謂師保之規箴。其稱言義當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讀經解

此記中閒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而傳荀氏之學者爲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俗。詩

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至春秋。王道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立一經。以爲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閒。諸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學興。而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爲方。不能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旣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閒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頒。以爲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習其讀。而弗察歟。

書辨正周官戴記尙書後

余以王莽傳。辨周官所僞亂。循是以考戴記尙書。及子史傳注。然後知舍莽政之符驗。周官無可疵者。舍

莽事之比類。古聖無見誣者。循是以討去之。然後諸經之賊蝕。一旦而廓然。嗚呼。書更秦火。篇殘文缺而已耳。而歆所僞亂。則混淆於本文之中。伏闢而不可見。疊出互證。深固難搖。自程朱二子出。然後能辨古書之正僞。而後之儒者。知以理義爲衡。故凡周官戴記書傳詩序之紕謬。雖未辨所從生。而鮮不以爲疑。疑之者衆。然後或得其閒。而白黑可判焉。漢儒之治經。莫勤於鄭氏。然以莽事訓周官。而於周公踐阼。文王受命稱王。皆篤信焉。而益漫其支流。況毛序孔傳之僞雜乎。世俗之質儒。尙或以經說惟漢儒爲有據。而詆程朱爲憑臆。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涇陽王巽功。臥疾連月。時往問之。一日語余曰。周公居東。惟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而未著其何地也。自我觀之。王欲親逆。卽駕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公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放禮也。然則公所居。其近在郊關之內與。余曰。子之言其信。畿內公卿之采地。當在縣置。而有勳勞者。別有賞田。周官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春秋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公主東諸侯。則邑於國之東。宜矣。公之避。與禹益之避異。禹益之避。以遠爲宜。公之避。以近爲宜。其不之縣置之采。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固宜然。然則公所居爲鎬東鄉郊之賞邑。決矣。巽功仕不廢學。其出爲監司。所領皆大藩。而返自江西。詩說成。其疾也。夜不能寐。輒思尙書疑義。及旦。伏枕而爲

草。今文二十八篇將徧矣。氣雖困。見余輒蹙然興。問辨移時。嘗語河南李雨蒼曰。吾見望溪。則曠然無憂。而身爲之輕。效速於藥物。其好學求友之切如此。是日也。以疾動不任筆墨。又閒廁余言。乃屬余爲之記。



#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 讀子史

### 書刪定荀子後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惜其書不傳。余師其意。去其悖者。蔓者。復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節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薙幾半。然閒取而誦之。辭意相承。未見其有闕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蓋無意於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其中有不足者邪。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蘊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而辭文。豈氣數使然邪。抑浸潤於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強也。

###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爲徑捷焉。氣象之寬平。一變而爲嚴急焉。非故欲爲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

物之性。而管子之整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尙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曆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爲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曆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皞。元冥而外。多諛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爲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指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爲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戴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爲邪。漢之樂。旣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爲法戒。武帝改曆。雖由公孫卿札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曆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時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閒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略見己意於後。惟天官宜與律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衆法於前。而以己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曆二書異也。

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贅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爲。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撫拾舊聞。始將採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半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指。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者。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強設也。其曰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閒獻王尙得邦國禮五十六篇。況漢之初。秦周閒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志復古。文獻非無徵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於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遂著爲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復之愈難矣。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制詔御史云云。則憚復古而樂秦儀。情不能自掩矣。子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

不合於衛。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閒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秦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於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寢郊廟朝廷之禮。既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於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爲之防也。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爲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爲防。所以救民之彫敝也。魯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踰其防也。況導以淫侈。而不爲之制乎。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況其爲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溺於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則於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

上將納民於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蕩然不爲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耳。而定爲典常。垂之於後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爲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尙可復見也哉。此子長所以痛也。

### 書樂書序後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損滿持盈。極情縱欲。窮兵四遠。佚而不思其終。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勅。次及成王之恐懼善守。以爲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蓋謂不樂淫侈。而樂損減。與衆人之情異耳。君子能樂損減。以自節其所樂。然後民得沐浴膏澤。歌詠勤苦。此海內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爲至也。其序律書。終於文帝之煙火萬里。可謂和樂。用此義焉耳。先王知助流政教。莫善於樂。而聲之邪正。其感各以類應。故制雅頌之聲。以導之。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故漢興。高惠文景皆未暇追。武帝不能以此時興道致治。修禮正樂。而信方士。舉隱禮。寵嬖倖。爲新聲。夜祠郊壇。男女雜歌。以流星爲瑞應。則與夫躬明堂。陳雅樂。而萬民咸蕩滌邪穢。以飾厥性者異矣。夫六國及秦二世。不過以鄭聲自爲娛。而武帝乃次馬歌。薦於宗廟。汲黯所謂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蓋痛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與齊優並容於魯。黯言雖切。安能遏帝之侈心。而辨延年等之妄哉。嗚呼。秦之衰。李斯猶能直諫。而弘乃以黯爲當族。則視趙高而又甚矣。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此可爲流涕者與。序樂至此。則更

無可言者矣。而少孫乃疑其辭事之未終而續焉。夫平準著天變人禍。皆由興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雨終。而此書痛弘以讒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勅始。是二書之義法也。而少孫未之或知邪。

又書樂書序後

班史載武帝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閒獻王獻雅樂。俾樂官存肄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鄭聲。故是書於鄭聲之禍。獨寓意於春秋六國及秦二世。而武帝所興新樂。僅載十九章。且稱其多爾雅之文。然於其中特舉四時之歌。則舍是無足論者矣。自鄭音之興。歷數百年。更三代。而時君世主。無不流沔於此。故曰德至者所樂益異。謂與春秋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閒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輔帝薦之郊廟。反因論馬歌以陷直臣。方是時。凡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氏之賡歌。何爲讀之而流涕哉。

詰律書一則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句核其華。句道者明矣。非其其當具。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虛之網縕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  
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  
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運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  
下疾徐。皆以人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羣分。而有可  
別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形者。  
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班者。  
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聖人知  
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  
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後可以  
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衆人不能用也。故制爲器數以存之。則  
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  
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  
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効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  
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

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其情畢効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爲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貴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爲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時祕祝。不過與祠神君竈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爲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永。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爲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敦儋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爲方士怪迂語之徵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爲僂。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爲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歎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爲合不死之名。接僊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卽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厭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曆。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



此贊饗而頒厥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歷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十餘年。天下又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雍時。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尙不道。況天子贊饗郊壇。制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爲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嘗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委其束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 書史記十表後

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閒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共和之行政。秦并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早見於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基也。先王之

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於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害焉爾。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於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談語自覆麟以來四百餘年。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爲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竊國。晏然不討。而中原盡爲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孰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彘。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爲百世可知。秦始皇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

政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己。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誚學者以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辭。以志痛與。

### 書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爲志則已驚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與。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爲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槩乎未有聞者哉。

### 書老子傳後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

其諡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聘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儋與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實爲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崑繩既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讀伍子胥傳

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獨惜其所以處死者。未得也。其諫夫差。語皆闕於事情。使員曰。吳之於越。非伐國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於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痛乎。匹夫含怨。猶必刺刃讐人之胸。況句踐親用戈於先王。傷未及舍而卒。非函句踐之首。以入先王之廟。則臣子之事不終。今力實能誅而縱焉。吾恐先王負恫於九原。而不歆王祀也。如是。則夫差雖慚忿以殺子胥。而必不釋句踐。句踐死。則越不

爲沼而吳亦不至大泯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毋乃少歷閔凶。功見名立。而重犯忌諱。以危身與。而竟不能保其終。惜哉。

###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蓋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爲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爲選。首成於公孫弘。請試士於太常。而儒術之汚隆。自是而中判矣。其意蓋曰。自周衰。王路廢。而邪道興。孔子以儒術正之。道窮而不悔。其弟子繼承。雖陵遲至於戰國。儒學旣絀焉。而孟子荀卿。獨遵其業。遭秦滅學。齊魯諸儒。講誦不絕。漢興七十餘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悅儒術。而諸老師。尙守遺經。其並出於武帝之世者。皆秦漢間摧傷擯棄。而不肯自貶其所學者也。蓋諸儒以是爲道術所託。勤而守之。故雖困而不悔。而弘之興儒術也。則誘以利祿。而曰以文學禮義爲官。使試於有司。以聖人之經爲藝。以多誦爲能通。而比於掌故。由是儒之道。汚禮義亡。而所號爲文學者。亦與古異矣。子長所讀功令。卽弘奏請之辭也。自孔子以來。羣儒相承之統。經戰國秦漢。孤危而未嘗絕者。弘乃以一言敗之。而其名則曰厲賢材。悼道之鬱滯。不甚可歎乎。嗟夫。漢之文學。雖非古。猶以多誦爲通經也。又其變遂濫於詞章。終沉冥而不返焉。然則子長之所慮。其遠矣哉。

又書儒林傳後

是書敍儒術。至漢興。首曰。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繼曰。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終曰。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驟觀其辭。若近於贊美。故廢書而歎。皆以爲歎六藝之難興也。然其稱歎興於學也。承太常諸生之爲選首。稱學士鄉風。承公孫弘以白衣爲三公。稱斌斌多文學之士。承選擇備員。則遷之意。居可知矣。其述諸經師。備及弟子。子孫之爲大官。而首於申公之門。別其治官民。能稱所學者。不過數人。而復正言以斷之曰。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其刺譏痛惜之意。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其於孔子之門。獨舉五子。若曰。是於聖門。非殊絕也。而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其受業於子夏之倫者。亦爲王者師。蓋儒者甯隱而不見。其出也。必不肯自輕其道如此。今乃以記誦比掌故。補卒史。此中尙有儒乎。由弘以前。儒之道雖鬱滯而未嘗亡。由弘以後。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此所以廢書而歎也。而習其讀者。乃以爲贊美之辭。噫。失之矣。

書刺客傳後

太史公裁割更易尙書左傳。或辭意不完。而於國策有遠過本文者。其序聶政事曰。其姊嫫聞之。乃於邑曰。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蓋韓衛懸隔。政又自刑以絕蹤。其姊非聞而駭且疑。無緣遂如韓市也。旣見政屍。而列其名。並爲嚴仲子死。則他無可言者矣。故曰。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其

本文一切不具乃曰美哉。氣矜之隆。可以過賁育高成荆矣。世有乍見所親。皮面抉眼屠腸。而從容贊美。如途人者乎。觀太史公所增損。乃知本文之疎且拙也。蓋國策本記言之書。中閒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荆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荆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眞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爲然也。

### 書蕭相國世家後

蕭相國世家所敘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蒂。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爲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

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稱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爲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於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爲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蹟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爲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腿滯壅。其體尙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旣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給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尙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滅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書貨殖傳後



桑弘羊以心計置均輸平準。陰與民爭利。所謂塗民耳目。幾無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連及之。然後推原本始。以爲中古而後。嗜欲漸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以返於太古之無事。故其善者。亦不過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教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未聞與民爭也。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謂因之利道之也。至於教誨整齊。則太公管仲。猶庶幾焉。獨不及最下者之爭。蓋其事已具於平準矣。故於此書。惟見義於羣下。其稱患貧也。極於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王而止。蓋不敢斥言也。其稱賢人深謀廊廟。謂趙綰王臧之屬耳。世有守信死節。而志歸於富厚者乎。特論議朝廷時之訑語耳。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謂公孫弘倪寬之屬也。故儕之於攻剽。椎埋趙女鄭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於素封。謂以公卿大夫。爲歸於富厚之徑塗。轉不若素封者之無可醜耳。其正言斷辭。則皆於庶民之貨殖者發之。故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匹夫編戶。猶以姦富爲羞。況人物所託命。乃不務德而用心計。以與民爭。是不終日之計也。果可以塗民之耳目邪。

### 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卽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卽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

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內爲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徵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民經業之凡。而中別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僦貸。則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贛白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於國。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朱公子贛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裏。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蹟而不可惡也。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邪。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爲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

恨己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已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間。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按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廡。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日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己所論載也。總之曰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爲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

篇。遷之家傳也。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爲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僞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邪。

書漢書禮樂志後

甚哉。班史之疎於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爲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郊廟樂章。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明己意。且以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固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旣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缺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既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爲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敍列古作者。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膚學所能識也。

書漢書霍光傳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爲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尙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闈。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

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爲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姦之迹，並昏微而不著也。是傳於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於任宣發之，而證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尙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爲之，必有以異此也夫。

### 書王莽傳後

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鉤抉幽隱，雕繪衆形，信可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徵於後也。其姦言雖依於典誥，猶唾溺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譎張爲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爲後人談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亦舛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篡弑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於前。而次第分疏於後。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此書疏論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敘事相閒。蓋四君子之傳。以道德節義。而事迹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隱而不著。故於伯夷傳。歎天道之難知。於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於屈原傳。感忠賢之蔽壅。而陰以寓己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迹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爲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倣焉。後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邪。

#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 論說

### 周公論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爲周公也。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衆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可以爲僞。且以昭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弟可加刃於其兄。又以明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示皆有可誅之罪也。然觀鷓鴣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怒然無以自解。蓋討賊之義。與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古塘復問曰。以周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也。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阜以望商邑。已憂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凡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逞。雖有善類。亦追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非大動以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其心。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缺斨之後。衰衣繡裳。駐大師於徐。竟之間。俾東夏無搖心。然後徐察其鄉順者而教告之。取其不迪者。

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爲悲。則奄雖屈強。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鷲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爲蒐狩會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卽三恪大嶽之裔胄。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叛。般萊夷之爭齊。而早爲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以延共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矯。形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旨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尙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敍而錄之。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盪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



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謙於上。秦皇帝縱觀。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閒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爲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奮迹于戈擾攘之中。任威權。聘謀詐。以得其志。雖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爲近。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闔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卽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其聞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興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

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難於黃老之病矣夫。

蜀漢後主論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周武王之世。戡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也。蓋大有爲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已不與。故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爲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爲世詬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一焉。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旣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卽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蜀漢可也。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灌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誤矣。平爲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

祿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鄉使給說不行。矯節而謀洩。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國殄身者衆矣。平勃之事。委而集。則嬰爲之權藉也。呂氏雖三王縣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空國兵以授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踣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雖聽酈寄之言。尙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嬰謀。然後以印屬典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緩死。故得因其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窋。屢發產謀。以關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邪。抑上所以導之者異邪。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 宋武帝論

裕之銳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議之。而獨未察其隱情也。以王鎮惡之才。兼秦人之思。猛使重其權。

一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強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溫以後。方鎮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爲安耳。裕之將終。委檀道濟無遠志。非若兄韶難御。而慮謝晦之有異同。況鎮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相牽制。謂能同心以禦敵。而使義眞安受之。固所願也。卽自相翦除。如鄧艾鍾會之已事。亦吾利也。嗚呼。裕之志僭矣。曹氏司馬氏之篡也。無敢加刃於故君者。而裕忍爲萬世之首惡。原其心。亦謂丕炎之篡也。其基厚年盛。強民無異望。己則起匹夫垂暮而得之。故不能無後嗣之憂耳。然裕之子孫。轉而相屠。過於讐敵。齊氏乘之。無少長殲焉。自古亡國之子孫。未有如裕之無遺類者也。夫夏殷之亡也。失其位。喪其軀者。不過末孫之桀紂而已。其位卜公。修禮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爲小侯。而封延於魏晉。嗚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卽欲爲子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逞哉。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傅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

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動在社稷。中外之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婁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驪戾先儒病焉。不知婁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強家脅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己。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婁誅驪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圍人犖卜。齷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驪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婁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怍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兇劭之誅也。謂

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恆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尙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尙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旣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

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閒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毀也。既污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

### 先天後天圖說

宋邵氏所傳八卦二圖。與說卦傳合。朱子謂先天圖方位。無可疑者。而後天圖多不可曉。至卦位所以易

置之故。則自昔無聞焉。按之經文。一則以八卦之實象明其體。一則以四時之常運著其用。合此二者。而後圖相變之義可見矣。火之精爲日。日生於東。而明盛在晝。水之精爲月。月生於西。而明盛在夜。雷藏地中。伏氣於東北。而發聲起蟄。應春始作。澤匯東南。而水潦盛昌。百谷滿盈。其候惟秋。又土膏發於春夏。而成功亦在秋。此四正之位。所以易也。風陰氣位西南。而蘇息長養。發用於春夏之交。山起西北。而脊脈皆東北行。其中鳥獸胎育。樹木粵斲。多在冬春之交。蓋山氣之萌養也。南者乾之正位。而戰於西北。盛陰相薄。終不滅息。而爲復生之始。於此見於穆不已之命焉。北者坤之正位。而卦辭則利西南。蓋土盛於夏秋之交。萬物皆致養焉。此四隅之位。所以易也。以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實體。合四時五方以徵其實用。則二圖相爲表裏。而不可缺一明矣。邵氏及朱子。以先天圖爲伏羲所作。後天圖爲文王所作。而經傳百家之言。無可證者。攻之者遂謂此雜家之術。不足道也。不知二圖雖後人剞作。其理固不可廢。況與說卦合哉。然必謂義文已有是圖。而孔子以說卦解之。則鑿矣。其諸宋之儒先。因說卦以作圖。而邵氏傳其學與。

諡法

諡之作也。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遂古帝者之號。多不知其義所取。烈山氏始爲農師。而民神之故。因而號焉。堯舜之聖。民無能名。禹平洪水。相與震而驚之。故稱大禹。至於湯則或嘉其功而稱成。或象其德而稱武。此周公所以因之而作諡也。有祖而又有宗。亦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商之世嘗衰矣。至



帝戊而中興。故尊之而因以號焉。其後屢衰。武丁振而興之。功最高。故尊之而因以號焉。漢之太宗世宗。用此義也。至東漢而祖宗諡號之義皆失矣。祖者始也。故宗無定數。祖一而已。以光武之復有天下而稱祖。是二始也。諡以易名。因以爲廟號。春秋所書桓宮武宮是也。廟別有號。是再諡也。主是議者。必以祖有功而宗有德。又祖一而宗無定數。以爲祖賢於宗。不知殷人宗湯。周宗武王。乃二代始受命之君。不聞湯武之賢。以不稱祖而貶於稷契也。其廟別爲號。蓋緣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而然。不知曰太曰世。非諡也。非顯與明。肅與章之比也。至於唐而歷世並稱宗。至於明而繼世並稱祖。傷名愆義。實自東漢始。東漢之經學。後世莫並焉。而若此類。乃不能辨。惜夫。

### 異姓爲後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以其氣之不相屬也。故古無以異姓爲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鄆。而傳者謂立異姓以蒞祀。於經則疎。然足徵自周以前。未嘗有是也。漢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此者跡相疊。蓋俗之衰。人多不明於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謂後其有父母者。將各親其父母。無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猶有外心焉。故常令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求不知誰何之人。取之襁褓之中。以自欺而欺人。嗚呼。是謂不有其祖也。其爲之後者。苟自知其繫姓。則俟養己者歿。求其族以後之。反其田宅。而脫身以復其宗。禮也。不自知其繫姓。而養己者之族。亦無可承。則廟祭其先。而祭養己者於其墓。祭者稱名。所祭舉姓字。奕

世不廢焉。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有道有德者，祭於瞽宗，皆以義屬耳。而況取諸襍祿，或收育於孤稚流離之日乎？然以恩與義屬，而世祀焉，則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則僞也。禮不可以爲僞，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繫姓之不知，則其祭也如之何？曰是特與生而喪其父母，生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實耳。致愛而導之以哀，致愆而加之以痛，胡爲其不可以承祀也？姓無所受，則逮子若孫而氏以己之字可也。其於養己者之祭，則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義止於其身，而及其祖宗，是以氣屬而爲僞也。此謂誣於祭，若舍是而求順比俗之情，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轅馬說

余行塞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之車，獨軻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來轅而駕，領局於梃，背承乎鞵，斬前而鞞後，其登阨也，氣盡喘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卻也。其下阨也，股蹙蹄攢，而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極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衆馬之前導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則常在衆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驚蹇者力不能勝，狡憤者易懼而變，有行坦途驚蹶而償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濘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衆馬皆爲所掣，嗚呼！將車者其慎哉。

# 望溪先生文集卷四

序

## 禮記析疑序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鑿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塗。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閒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

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卽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略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卽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至。而曲得所謂如此。況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恆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旣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

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略也哉。

####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閒毫茫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

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閒。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未由得其閒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爲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爲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爲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爲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殺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說殺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閒。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

見合爲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 刪定荀子管子序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爲學舍故府之禮籍。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爲書者。周衰道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略述先王之禮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徧不該。以視諸子之背而馳者。則有閒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衆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此則就其辭氣可識別者也。余少時嘗妄爲刪定。茲復審詳。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存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爲知道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真蓋無幾。以其學既離道而趨於術。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闡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暇深辨焉耳。

### 重訂禮記纂言序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爲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爲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爲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爲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略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盛。學之優。然後任此

位。後世或以勳勞。或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尚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略。蓋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爲縣令。徧歷煩劇。以晉大府使衆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恆情測也。抑吾因此有感焉。自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聖上繼序。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爲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并發斯義。俾後公而生者。益愼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



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懍懍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構禍殃。迹其生平。跼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 學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

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脆脆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淺淺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豫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颺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于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旣志于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況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于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爲僞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爲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爲難。蓋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有司之所爲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託。又雜出於其閒。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於冥昧者不少矣。高

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真。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又絕無可考。以是推之。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污潔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冒濫。或久而莫辨。若顯悖於所聞。衆必譁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爲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於是編。蓋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爲志者。知恍然爲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直循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毋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憶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詔獄。部檄至日方中。知江甯縣事蘇君。偕余入白老母。稱相國安溪李公特薦。有旨召入南書房。卽日登程。吾母噉然而哭。是夕。下江甯縣獄。二三同學。急求護心柔骨之藥。以行。安知尙有生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哉。此乃三聖如天之德。世世子孫。毀家忘身。而

未足以報者也。獄辭上，蒙恩免死，繫籍漢軍。己亥夏，以疾困自危，作書示宗子道希，命次第歸贖高莊出賣之田，以其半供祭掃，自忖不得復見先人之墳墓，安知衰殘之軀，延至八十，親見宗祠祭田之粗具哉。滇遊紀聞案，吏議方宗人無疎戚，皆罪在大辟，安知聖祖矜憫，并免放流，世宗肆赦，各還鄉里，祠成之日，會祀於金陵者，五十有七人哉。此又吾祖宗陰相哀顛於皇穹，而得自天之佑也。余乃使子孫私蓮池，及吾所自置之田，而棄先人之遺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吾兄弟三人，少忍饑寒，勤學問，皆啜血，弟早夭，吾與兄時抱疾而遠遊，每戒行，吾母隱慙，背人掩涕，必涉月連時，良辰令節，對女婦每當食而哽噎，兄歸自燕齊，疾遂不振。乙亥，余在涿鹿，幾死者屢焉，計所以贖蓮池，置桐廬高淳之田，皆吾與兄心力之所瘡，吾母涕淚之所寓也。子孫而以纖毫自私，忍乎哉。凡茲條目，尙其世守之。

教忠祠規序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爲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衆以爲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爲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孔子

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游。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怍。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爲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爲之制也與。

### 吳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爲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今文爲二集。而屬余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功令。施於學校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之冊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爲賢者。亦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智司之。而不當者十

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特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爲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余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復則衆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厲廉隅。而尙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矯也哉。然其究至於毀家亡身而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僞矣。揉木以爲輪。雖斂暴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之數世。則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況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民於耳目。心志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僞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旣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無補之學。試於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失也。能乎哉。宥函學老而行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衆載其言久矣。蓋不以余文爲輕重也。

儲禮執文稿序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爲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施於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尙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旣已爲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尙於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己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

之所當置力也。先兄素不爲時文。以課余時時爲之。期年而見者盡駭。以試於有司。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爲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淘淘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苟旣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蚤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旣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爲二三同好所推。遂浸尋流播於世。至於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膺仕者。出其所業。衆或棄擲而不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橫被於六合。沒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於時。以由其道。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況其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先兄之文。雖爲世所宗。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殆所謂應之者與。窺其所以爲文之意。而按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說。亦鹵莽而未盡其蘊焉。觀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悲也。

熊偕呂遺文序

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爲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卽象八卦。區境內爲九宮。各計廣輪。擇走集支湊之地。設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粟。不遠其居。少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袤之民。居無所容。竄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之警。嗚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合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而共爲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宿其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踰年而卒於官。余難後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厝。乾隆七年。告歸。余生燧。至自江西。爲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齋。而得熊秀才又昌。叩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困公車。房師某。異數百金。使由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爲前令任宿負。以毀其家。其家居。倡復廬溪堰。潤三十餘里。垂五十年。不困於旱潦。噫。行身不苟。而才濟於實用。君其庶幾乎惜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一見其人。罄其胸中所蘊蓄也。又昌。惆儻有父風。爲余涉三江彭蠡之險。往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成事。將歸。出君制



義請序。發而視之。其源出於其鄉先生陳章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蓋君久於場屋。不得不參用歐公所謂順時者。而性質之耿介。智識之閎深。時躍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克成書。而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獲成政於一邑之間。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

### 余東木時文序

乾隆八年冬十月。余生熒。以余先兆未卜。復至自宜黃。出其尊人東木先生時文請序。余正告之曰。子之尊人。與余共事書館。無閒晨夕。後雖各有典司。而旬月中。未有不再三見者。其所志所學。所爲詩古文。無不與余商論。而未嘗及于時文。今鈐版行世有年。而有是請。殆子之意。非尊人之命也。余自序宜興儲禮執之文。爲其本師所點竄。以序爲戒者。已數十年。雖相知如慕廬韓公。蓮山廖公。不能強。而今爲此。則義有虧。且余雖立戒。而特游好自爲序。而標余名。及不知誰何之人。詒託以誑書賈者。數數然矣。而未嘗一爲別白。以吾之戒素明也。而今爲此。毋乃使人疑夫詒託者之皆眞乎。熒作而言曰。吾父獲交久長。而不敢請。以先生之戒明也。而私嘗命熒曰。汝能使先生序吾文。則孝莫大焉。吾非欲以時文爭名於時也。先生老矣。吾所祈嚮。與所以交於先生。不可使沒於後世耳。願先生卽取茲所以命熒者。而筆之書。則不惟可明戒于前。且可以辨僞於後矣。熒之請也。有辭。而持之有故。乃發其父之文而觀之。蓋久困於舉場。故

擇義遺辭。不敢過爲艱深怪特。而中所蘊涵。則非順時取譽者所能貌似。此好古積學之自然。而流露者也。西江士友。並稱安義熊偕呂之文。其子及衍。亦以序請。而未以其文來。會余感熒言。歷爲戒之。顛末。使報其尊人。故并及之。

左華露遺文序

丙午秋。吾族叔父諾夫。至京師。相問勞畢。卽出一編曰。此吾妹夫左君華露遺文也。華露爲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孫。年十二。能背誦五經。遊庠序有聞。未三十。而夭。吾妹不食經旬。旣而以姑老。義不得死。隱憫至今十餘年。纍然麻衣。近始爲定嗣。且刻其遺文。謂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沒於後者。惟子之一言。子惡能已於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垂死以文屬所親。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旣哀而序之。又以歎夫爲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時文之知。至於旣死而不能忘。蓋習尙之漸人若此。今華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則無病也。而吾族姑念無可以致厚於其夫者。而圖名字之不沒於後。則與尋常女婦之所見異矣。華露之文。實清新可喜。惜乎天奪其年。而不克終其業也。諾夫夙精於文律。故余爲敍其大略而論定之。詳則轉以相屬云。

楊黃在時文序

自明以四書文設科。用此發名者。凡數十家。其文之平奇淺深厚薄強弱。多與其人性行規模相類。或以

浮華炫耀一時而行則污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銷委焉蓋言本心之聲而以代聖人賢人之言必其心志有與之流通者而後能卓然有立也丙午丁未閒聞喜楊黃在守選京師與余交閒出其時文能曲暢所欲言以顯事物之理又能抽繹先儒之書而發其端緒之未竟者余親爲點定凡數十篇觀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樹立常欲開之使得展布其後高安朱可亭入爲御史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則以君爲首時君令建昌尋以部推知廣西賓州未赴任丁外艱及服闋補廣東德慶州則高安旣沒余亦罷官君以忱直忤監司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二守二監司皆苦相擠而大府持之以君爲高安所重耳君旣削職士民醴金爲道齋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絕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學江蘇欲得正直有學者相助正文體磨礪羣士余謂非君不可元孚通書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後五日至崑山而元孚以七月望日卒於松江使院君適遘瘧寒疾就余於金陵將與余縱覽江介川岳洞壑而疾久未瘳其子雲松重刻其時文余覆閱之益信文之於人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誠服獨所至必見惡於長官元孚思用其文學以廣教思涉月而有變欲少從容山水閒而疾困之不可謂非所遇之窮也然余戒爲時人作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不請而有言覽是編者可慨然想見其爲人矣

### 青要集序

青要山在新安東北隅。澗樵呂公讀書其中。因以名詩集。公之子耀曾。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余。屬序其詩。有年所矣。余夙有戒。屢固辭焉。公將歸。謂余曰。子之戒。苦衆人之擾擾耳。吾兩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於身後。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歿。其孫肅高來告喪。在途有遺命。諄諄及此。耀曾以書速。至再三。余卒無餘閒。又念誌公之墓。已及公詩。無爲復序也。雍正八年十有一月朔後三日。夜過中。夢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緝余夙所心愜。使更視之。坐移時。作而曰。茲爲永訣矣。俄而若將遠行。公使人來贖。覺而公之音容。凄然在吾目也。嗚呼。豈公旣歿。而猶拳拳於此乎。抑余負諾責。心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謂思夢乎。公之靈果在天壤。所不可知。然用此知力所不給。不宜漫應。以病吾心。而古賢之無宿諾。惟其始之嚴且確也。公詩格調。不襲宋以後。吟咏性情。卽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乃備敘始末。俾耀曾以告公墓。而毋刊布焉。是乃公與余之成言也。

廬青山人詩序

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爲也。是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以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下淺深純駁。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李杜。巍然於古昔者哉。卽吾所及見宗老塗山。及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詩。而可知作者必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爲彼。以徧於人人。雖合堂同席。分韻聯句。

掩其姓字。卽不辨其誰何。漫爲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於詩。而自餽口四方。歷吳越齊魯。以至都下。海內以詩自鳴者多聚焉。就其能者。或偏得古人之氣韻。苦撫其格調。視衆人亦若有異焉。然雜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爲誰何。其門戶可別者。僅兩三人。至晚歲。乃得麿青。麿青。山人也。余往來京師四十餘年。未有道其詩與名字者。蓋余方混混塵俗中。所見多衣冠馳騫之士。而麿青匿跡於窮山。其聲光自莫由而達也。乾隆二年杪冬。余自武英殿出居西華門隅。子姪輩多稱東村石君之詩。東村以詩投。果蕭洒無世俗人語。遂因東村以得麿青。其後麿青以詩來。不待終篇。而知非他人作也。又二年。或鋟其詩於版。乞言於余。東村之門人聞之。亦刻其山居詩二十首。東村一旦悉焚平生所作。誓不更爲。而謀去家以從麿青於山中。噫。麿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勳舊。方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墾。以給屯軍。在軍中踰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事。閉關於盤山。蓋天實限以詩人之遭遇。而使之盡志於斯術也。東村齒未艾。其子仕進方得路。而欲從麿青於山中。且焚詩而不爲。與先君子所以戒苞者。似有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 王巽功詩說序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有微。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可一。必欲

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爲衡。辨而斥之。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於詩之辭意。可以兩行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之非。而於朱子之說。亦尙有不能愜者。語曰。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知也。蓋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矣。涇陽王巽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於序說之可存。與朱子之說之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爲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巽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君子之爲學也。至於辨之明。思之審。以致於理之一。然後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真是出焉。故朱子於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軒伯恭。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則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說既多與巽功同。恐不足以益巽功。巽功其更求異己者。而與之講議可也。巽功將更定其書之體例。而索序於余。乃爲述古人共學之義。俾知其難。毋好同而惡異。以致於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鏡焉。

巖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歙縣曹晉袁。傳其高曾以下遠近宗婦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爲嫠。遭變而死。義者十有三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著。衛共姜。紀叔姬。兩人而已。蓋自周以前。婦人。不以改適爲

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爲恥。齊桓怒少姬，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卻鞮求婚，魯人爲奪施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矣。李斯頌秦始皇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爲逃嫁，子不得母之文。蓋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人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數之不可更僕矣。蓋夫婦之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國恩於朱氏，而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爲其孫之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爲己亦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後，爲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爲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歷代守之，而所化尙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與黔越有獠民焉。女子許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身然後歸。匪是，則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豈其性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申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安知其不可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於古今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而備論之如此。又以見晉袁之爲此，亦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爲曹氏之光榮也。

### 李穆堂文集序

余與穆堂始相見，卽相與議所處。康熙庚寅杪冬，穆堂以庶吉士覲省歸里，道長干，停船過余。余時以老母衰病，不敢遠行，而守土吏及族嫻，皆謂誤殿試期至再三。懼物議，穆堂獨正議以排之。余因謂穆堂子

必大爲世用。不及今肆力於學。則無其時矣。逾年而余以南山集牽連。兼罹宗禍。荷先帝赦除。召入內廷。編校。而穆堂宦益達。各以職事拘綴。惟一見於故相國安溪李公所。及先帝登遐。穆堂自北河入臨。朝夕聚喪次。始知其學益老。識益堅。氣益厲。而可任公卿之位。無何。果起家爲吏部侍郎。巡漕運。開府粵西。總督直隸。不通問者復四三年。其後穆堂亦掛吏議。荷聖上赦除。典司別館編校。暇日過從。出其已刻散體文示余。則已數十萬言矣。又踰年。總其前後所作。別爲三集。各五十卷。而屬序其正集。其考辨之文。貫穿經史。而能決前人之所疑。章奏之文。則鑿然有當於實用。記序書傳狀誌表誄。因事設辭。必有槩於義理。使覽者有所感興。而考鏡焉。其平生所志。及已見於設施者。卽是編以求之。抑可以得其崖略矣。穆堂自始進。卽得顯仕。出入中外。近二十年。任重而事殷。其於誦數講習。宜未暇遑。而竟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豈非其材有兼人者與。余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而智淺力分。其於諸經。雖粗見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無棄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弗能踐焉。觀穆堂所編。未嘗不躊躇滿志。而又以自疚也。



# 望溪先生文集卷五

## 書後題跋

###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異哉。韓子之議薦享。以爲齋郎之事。而學生不得兼也。夫離道德與事物而二之者。末學之失也。古之教者。學者精粗本末。未嘗不相貫。雖灑掃應對。皆以順性命之理。而況薦享以交於神明乎。稽之尙書周官。禮記割牲制祭。天子實躬親之。其得與於薦享者。非顯諸侯。則達官之長與貳。乃以爲賤者之役。而學生不得爲。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反不得與。能文通字書比重用事於宗廟社稷之地。至於思慮之不固。容貌之不莊。則其人頽惰委靡。不能有立可知矣。乃見謂通經。而冀其有贊於教化。是何本末名實之交眩與。曰。慮其不習也。嗚呼。使學者舍其所當習。而攻其所不必習。末世之政。禍民者非一端。而此其本也。射御戰陳之不習。而以付於悍卒武夫。理財決獄之不習。而以委之胥吏。皆齋郎薦享之類也。姦與亂循生。斯人惴惴而莫必其命。實由於此。而韓子猶未之悟與。夫古者學有大小。而道不分於精粗。任有大小。而人不分於貴賤。故於學無遺理。於人無抑材。自魏晉以還。尙浮言別流品。而隋唐益厲之以科舉。於是乎學者舍其所當習。而驚於無實之文詞。習於此者。斯以爲賢。得於

此者。斯以爲貴。而先王之道鬱不行者。越數百年。夫所貴乎豪傑之士者。謂能識道之歸。而不溺於所習也。以韓子之智。而猶蔽於此。況以中材處陔世。而能無眩哉。是故先王慎所以導民者。誠畏其習也。

又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或曰。子之言辨矣。然語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何謂也。曰。此爲孟敬子言之也。古之爲教也。童而習禮。少長則執事於賓祭。至於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禮樂之器。豈尙有操之而不習者乎。悼公之喪。季孫尙以喪食爲疑。而捷公爲鄙倍之言。悍然而不顧。則其無忠信之心。而容貌顏色。無一不遠於禮可知矣。乃沾沾焉。詳於末數。而以自喜。不亦悖乎。故曰。爲敬子言之也。若學生則宜習焉。以備他日之用者也。夫俎豆之事。孔子嘗以對衛君矣。自孔子言之。則所以爲東周者。卽此而在矣。而自孟敬子言之。則直有司之事耳。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魯侯不違禮。而女叔以爲亡徵。則言固各有所當也夫。

書韓退之平淮西碑後

碑記墓誌之有銘。猶史有贊論。義法創自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事跡。以爲贊論者。則於本文爲複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誌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覆舉。則必以補本文之閒缺。如此篇兵謀戰功。詳於序。而旣平後情事。則以銘出之。其大指然也。前幅蓋隱括序文。然序述比數世亂。而銘原亂之所生。序言官怠。而銘兼民困。序載戰降之數。銘具出兵之數。序標

洄曲文城收功之由。而銘備時曲陵雲邵陵鄆城新城比勝之迹。至於師道之刺。元衡之傷。兵頓於久屯。相度之後至。皆前序所未及也。歐陽公號爲入韓子之奧窔。而以此類裁之。頗有不盡合者。介甫近之矣。而氣象則過隘。夫秦周以前。學者未嘗言文。而文之義法。無一之不備焉。唐宋以後。步趨繩尺。猶不能無過差。東鄉艾氏。乃謂文之法。至宋而始備。所謂強不知以爲知者邪。

### 書祭裴太常文後

韓公自言所學。先在辨古書之正僞。周秦諸子。如管莊荀韓。可謂顯著者矣。而案之皆有僞亂。余嘗欲削其不類者。以無溷後人。而未暇也。韓公之文。一語出則真氣動人。其辭鎔冶於周人之書。而秦漢閒取者。僅十一焉。今集中乃載祭辭中丞裴太常二篇。意淺直。多俗韻。在唐雜家中。尙不爲好。而謂公爲之與。二篇乃同官聯祭之文。意者他人所爲。公名載焉。公文重於時。故二家子姓。矜爲公作。而編集者莫能辨耳。公省試文。明白曲暢。無甚可愧者。猶自謂近於俳優者之辭。則二篇決知非公作也。夫文之高下雅俗。判若黑白。學者猶安於習見。而莫知別擇。況聖人之經。其微辭隱義。辨在毫芒。蔽晦於前儒承授之說。而觀察不著者與。此未可爲不知者道也。

### 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爲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

諸經字義。尙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爲采色聲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穉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悽清濃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雖工。尙有叮嚀。非其至也。惟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曉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爲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卽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亢桑子之僞。柳子厚辨之。晁氏謂唐天寶中。詔求其書不得。而襄陽王士元乃假託焉。士元年世。先後於柳。雖不可知。然果詔求不得。而僞者晚出。則辨宜及之。且是書剽剗。戴記諸子語甚衆。而子厚第云。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又以文章取士。及被青紫章服。爲唐以後人語。明甚。不據是斥之。而獨以劉向班固無其錄爲疑。然則今所傳者。又可謂卽子厚之所斥邪。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吾少讀孟子。至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秀而得之。坐以待旦。求其解而不得也。及治周官。然後知周公之心。惟孟子知之。蓋萬物之理難盡也。人事之變無窮也。一閒未達。則

末流之弊。且四出而不可弭。惟周公之聖。乃有以知其不合。而思之如此其深。得之如此其難耳。故後王代興。其政法之大者。必暗與周官之意合。十有三。然後上下安。歷年永。既其後。侵尋變易。舉其合者而盡亡焉。而國非其國矣。此無他。是乃天理之盡。王道之極。而舍是則無以紀綱乎民物也。唐李翱作平賦書後。儒多稱焉。其爲說亦摺摭春秋傳周官注疏。以爲端緒。而其歸宿。則大謬於聖人。謂一畝之收。無水旱。以一石爲下則。而百里之賦粟。至三十四萬五千石有奇。帛至十一萬五千匹有奇。雖吳越上腴。橫征暴斂。亦豈能歲得此於民哉。周官辨五地。規井牧。既斥其餘。以爲藪牧園圃。則所井皆沃衍也。而同井之田。猶有不易一易再易之辨。然後土力均。人功稱。而賦法平。今以畝一石爲下則。沙磧斥鹵之區。有大穰而不及所料之半者矣。此其弊非隱深難見。而翱乃懵然自以爲得。曰。是復古而爲十一之征。猶委其人微。其言輕。自唐以後。無取而施用者。而瞽儒耳食。猶嚙嚙焉。以爲經世之良圖。豈不甚蔽矣哉。

###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文士不得私爲達官立傳。李習之與退之游。此義宜夙講。而集有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事迹平敘。無杼軸經緯。後無論贊。豈習之嘗欲筆削國史。故於所聞見。偶錄以備取材。其後史卒未成。而編者誤以入集邪。吾觀周秦閒諸子。其傳顯著者。尙多爲後人僞亂。太史公作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然中間多駢旁枝。如秦紀後覆出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事。田單傳。別載君王后王蠋語。蓋當日摭拾羣言。以備採擇而

未用者。不知者。乃取而附綴焉。故退之自言所學。首在辨古書之正僞。然則文之義法。不獨作者宜知之也。

書邵子觀物篇後

余讀邵子觀物篇。不能究知其義。問諸朋儕。則曰。子好之。則能知之。是書之祕。可心喻而不可言傳也。夫聖言之精者。具易與春秋。學者雖不能極其隱深。而大體固昭然明白也。世乃有理之至者。而不可以言傳乎。邵子自謂因春秋以通易。今觀其書。以秦穆首四伯。謂其有功於周。伐鄭而敗。悔過自誓。幾於王道。以晉文侯遷平王於洛。而進其裔孫於齊桓。其於春秋所書事迹顯著者如此。則夫天造物化之綱。縵於無形者。其盡可詰邪。余於是書。固未能窺其樊。然世之自謂知者。其果能好之邪。抑韓子所云。惟怪之欲聞。而利其不可稽尋者邪。

書朱註楚辭後

朱子定楚辭。刪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以爲類無疾而呻吟者。卓矣。而極詆反騷。則於其詞指。若未詳也。弔屈子之文。無若反騷之工者。其隱病幽憤。微獨東方劉王不及也。視賈嚴猶若過焉。今人遘疾罹禍。殃其汎交相慰勞。必曰。此無妄之災也。戚屬至。則將咎其平時起居之無節。作事之失中。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知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之雖正而不悲。則知雄之言雖反而實痛也。然雄之

末路。壽張苟免。未必非痛屈子之心。所伏積而成。文雖工。其所以爲文之意則悖矣。豈朱子惡其爲文之意。於詞指遂忽焉而未暇以詳與。

###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余少治戴記。見陳氏集說。於記之本指。時有未達。而反以蔽晦之者。及得崑山徐司寇所刻集說補正。而惑之解者過半。念此必吳中老儒。勤一世以爲之。恨子孫不能守。而流傳勢家。又怪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也。旣而思秦周以前作者。名不概見。蓋胸中所知見。不能自己。而欲傳之其人。豈以爭名於沒世邪。厥後見嘉定張樸村。叩之曰。此吾鄉陸翼王先生所述也。先生於諸經多開闡。茲其僅存者耳。夫秦周以前作者。雖不知其誰何。而無有假託者。呂不韋劉安名以書傳。然衆知其非不韋安作也。若陸氏此書。非樸村爲徵。則他人據而有之矣。以是知無實而掠美者。必有物焉以敗之也。無錫顧隆吉。嘗以其鄉先進華氏宗旦。儀禮喪服或問示余。明白純正。可與陸氏此書比並。華氏於三禮皆有述。而學者一無聞焉。然則司寇聽其假託而不辨。亦未可厚非也。

### 書歸震川文集後

昔吾友王崑繩。目震川文爲庸庸。而張彞歎則曰。是直破八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

道無由。其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孔子於良、莸、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要非後世文士所能及也。

書孫文正傳後

當明之將亡。其事最愼者。莫若殺袁崇煥。與置公閒地。然閒謀之言。當其時。迹猶難辨也。莊烈愍帝嗣位之二年。公自家起。受命危難中。復已失之畿甸。定將傾之宗社。其才不世出。而憂國忘身。帝所親見也。及關門靖甯。前收屯營。立軍民。始有固志。而內蔽於姦僉。緩餉愆期。以掣公之手足。外則政權不一。分操割裂。以亂公之成謀。至大凌覆敗。按其末。則失律喪師者。邱禾嘉也。循其本。則敗謀速禍。乃撤班軍。改成命主議之廷臣。不明徵罪之有無。乃以無識者。追咎築城。而聽公引退。廢棄八年。不吝一語。卒使巷戰力屈。闔門就死。此天下所歎息痛恨。不能爲帝解者。蓋方是時。周延儒溫體仁已深結帝知。而得事柄矣。二人皆忠賢餘黨也。自忠賢時已誣公欲興晉陽之甲。而公之再用再罷。以至於死。實與二人之秉國相始終。延儒之獨對體仁之密揭。所以構公於冥昧之中者。豈可測哉。觀公始至。召對平臺。帝親以京城相屬。越



日而出公於通則羣邪之側目於公而攜公於帝者其術蓋多變矣公既死帝嗟悼命優恤當國者猶忌其義烈而多方以格之況生時懼公功成而位居己上者乎而爲所蔽壅者乃憂勤恭儉明察之君嗚呼此立政所以畏儉人也。

### 書盧象晉傳後

宜興盧豪然備錄家傳乞言於余余告之曰正史既具外此皆贅言矣及觀其祖象晉請效死邊外而當軸者始欲致罰卒擯絕之竊歎鄙夫之階禍多端而媚嫉其尤烈者也不惟才德勳庸出己之上必不能容卽未達之士少見鋒穎卽防其異日之難馴而豫遏焉不惟國之安危民之死生萬世之詬厲絕不以槩於心卽情見勢屈而身罹禍殃亦有所不暇計也明之亡始於孫高陽之退休成於盧忠烈之死敗沮高陽者惟知高陽不退己不能爲之下而不思高陽旣退邊關社稷之事己不能支擠忠烈者惟知置之死地援絕身亡然後私議可行而不思忠烈旣亡中原土崩之勢己莫能馭當是時邊事孔急凡求自試於師中者無不立應而獨於象晉難之徒以忠烈之故耳嗚呼方莊烈愍帝嗣位之初首誅逆奄非不欲廣求忠良破奸儉之結習而所委心者則周延儒溫體仁每摧抑忠良以曲庇之逮延儒誅體仁罷國勢已不可爲矣而繼起者復祖其故智嫉賢庇黨以覆邦家鄙夫之轍迹自古皆然無足深怪所可惜者以聰明剛毅之君獨蔽惑於媚嫉之臣身死國亡而不寤豈非天哉嗟乎不平其心者師尹也而家父以究

王誥傳者推之曰，辟則爲天下僂，有國者可不慎乎。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辛未壬申閒，余在京師。時四明萬季野爲橫雲山人，草創明史。凡魏忠賢餘黨，齟齬東林，復社諸君子者，雖有小善，必摘發其心術，使不能掩大惡。一時馳逐聲氣之士，雜然曰：東林始於高、顧、忠、憲，無遺議矣。涇陽退居鄉里，而遙執朝柄，進退海內士大夫，豈君子所爲。復社始於張、楊，海內朋從者萬餘人，楊以鄉貢士里居，而逐顧、秉謙於吳門，屏呂純如、錢裔肅，使士大夫不得與之齒。自古處士橫議，其氣燄未有至於斯極者。時吳門汪武曹何、屺瞻亦好持清議，爲之氣噎。而吾友北平王崑繩、惡鄒南皋主議殺熊廷弼，亦謂迂儒，豈知天下大計，宣城梅定九、西江梁質人、慈谿姜西溟各有論辨，以質於余。余正告之曰：凡所謂清議者，皆忠於君、利於民之言也。而忠於君、利於民，未有不害於小人之私計者。故小人不約而同仇，卽用其言以擠之，以爲是乃心非巷議，誇主以爲名者也。由是忠良危死於非罪，而無道可以自明。故君子之有清議，不獨在位之小人嫉之，卽未進之小人亦嫉之。蓋自度異日所爲，必不能當夫人之意也。不惟當時之小人惡之，卽後世之小人亦惡之，以爲吾君一旦而有鑒於前言，則吾儕之術，不可以復騁也。三君子頗誦吾言，由是倡爲是說者多病之。嗟乎！顧、楊二先生之事，誠少過於中，然當是時，宗社之滅亡無日矣。人主孤立，無輔於上，小民困死，無告於下，而羣奸盤結於中，故不得已而呼號憤發，置其身於死地。

以冀君之一寤。卽古忠臣孝子枕干之義也。如謂諸君子以清議賈怨於小人。則宋之程朱未聞遙執朝柄。與姦人相角。等而上之。則孔子之溫良恭儉。言不過物。而當其時已不免伐檀削迹之怒矣。凡羣小所指爲誹謗。以陷忠良者。乃黃帝之明堂。唐堯之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湯之總街。周武之靈臺。所側席以求之。虛中以聽之。舍己以從之者也。漢唐宋明。舍二三誼主而外。亂政涼德。姦人敗類。無世無之。惟禍延於清議。誅及於清流。則其亡也忽焉。蓋必如是。然後忠良凋盡。百度皆昏。而國無與立也。秀水朱竹垞。曾於吳江吳扶九所得復社姓名錄。以其後事徵之。死於布褐而無聞焉者。十之三。當官不苟。學行顯於四方者。十之六。自毀其名行者。特十一耳。明福王時。阮大鍼上言。孔子之門人三千。而楊氏聚徒有萬。不反何待。御史王實鼎。繼上復社渠魁一疏。必欲置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氣類相感召。未有若復社之盛。小人誣善之辭。亦未有若魏黨之可駭詫者。而易代以後。猶有謂先生爲已甚者。人心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蓋幾乎息矣。康熙己未。睢州湯文正。自監司復入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奏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從莊烈愍帝死社稷者。請元年二年以前。抗拒本朝。臨危致命。諸臣。據事直書。無庸瞻顧。聖祖仁皇帝嘉與。頒之史館。以爲成命。由是明季諸賢義烈。皆得顯見。乾隆六年。明史成。先生之孫繩武。以本傳辭事太略。請余別爲文以識之。余曰。無以爲也。萬氏所定史稿。以先生與徐公汧合傳。謂並死於水。今欽定之史。已正其誤矣。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旣大書特書。

則小者不足道矣。惟遂秉謙屏呂錢之義，與涇陽之顯明臧否。至今爲淫辭所蔽晦，故表而出之。九原可作，當以余爲知言，而暢然於鄙夫賈儒五藏之癥結，可一朝而盪滌也。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險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險陰賊之臣必巧遘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涇陽王僉事徵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聞莊烈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卽慕諸葛武侯演八陣圖，倣木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賊猖獗，倡築魯橋城，以保涇原。鄉人賴之，曩令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兇弁無從煽亂，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躋持國論者，不信罪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爲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久鎮邊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年，卒使城破巷戰，闔門就死。其所遇乃憂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困於逆閹，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紓國難而終奪於姦險，豈非天哉。少師爲諸生時，卽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爲己任，蓋其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爲正而不聽命於天者夫。

書潘允慎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甯諸生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兄於燔薪。匝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衆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池涸城圯。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廟哭巷戰。戶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莊烈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閹之斲喪矣。其未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義興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姦儉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大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姦欺。庸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朋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爲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恣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鑿。使嗜姦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 書熊氏家傳後

周官之法。國有大事。諸子帥國子而致於太子。以守王宮。掌固。頒守政於士庶子。以帥衆庶。蓋惟士明於義理。能爲衆庶之倡。雖至危死而志不可奪也。明之末造。流賊橫發於中原。延蔓海隅。其以諸生捍衛鄉

里而破家亡身。殘其支體者。荒陬小邑。必有數人焉。蓋不經亂亡變故。不知古聖人制法之心。凡事皆然。而茲尤其顯見者矣。余遊四方。所至長老各有述。而語在搢紳閒者。惟睢州湯潛庵先生之母。流賊破睢州。罵賊賊怒。支解之。閩中鄭侍郎重之父。父字華。振聞。自山莊挈其妻入城守禦。城破。登樓舉火。並自焚死。然鄭父之義。不若湯母之遠聞。因是歎死者之義聲。又以子孫爲顯晦。然於視死如歸之義。則固無加損也。自張獻忠出沒楚蜀。江西寇亂。至國初未已。每有警。城邑士民爭竄山澤。熊孔敷者。新昌諸生也。城將陷。獨不肯避。其子迎龍。使家人以母出。而獨身侍父。俄而賊至。孔敷端坐不起。賊怒。手刃之。迎龍以身蔽左額。受刃。目睛綴眶外。仆地告哀不已。乃免其父。南豐梁質人。作傳以傳其事。其曾孫暉吉。於余爲道義交。以余衰病。必欲其祖見於余文。乃告之曰。吾聞善人必有後。今子之志行端直。是乃祖之義心孝德。有以開之也。然書傳所記祖若父之令名。每賴後之人而章徹。子果能比跡於湯公。則奕世以下。猶將溯源於高曾。而有所興起焉。又何藉於余言。旣以語之。因爲書於傳後。

書曹太學傳後

歙縣曹晉袁。持其祖太學君家傳。索余文。其傳亡友王崑繩所作也。太學君以義俠著於鄉。而尤爲薦紳所傳述者。則其邑給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黃龍光。忤逆奄魏忠賢被逮。君厚賂緹騎。邀至家。畱一日。爲經紀家事。方逆奄之熾也。在位諸賢。旣以身殉國。而一時士君子及閭閻之義民。號呼感憤。與諸賢相攀

援而不避其禍者。大不異於東漢之末也。當是時。上之政刑雖愼。而下之禮俗。可不謂盛矣哉。蓋一代之風教。常視乎開國之君。漢光武不敢以仕屈嚴光。而明祖之歸蔡子英於擴廓也。縱敵國之謀臣。而不忍傷其義。卽是二者。固足以振一代之士氣。而使之不苟於自待矣。然二君之能此。則有本焉。光武微時。嘗從師受經。而明祖所致諸儒。實承朱子之學。所以啓沃其心。而使知風教之爲重也。素矣。是以經師之傳。莫盛於東漢。而朱子之傳。注專行於明。其漸摩旣深。故及其衰也。政亂於上。而義明於下。士氣之奮揚。雖鈇鉞鼎鑊之威。莫之能奪也。嗚呼。所以致此者。豈易言哉。有國者之厲其士民。與有家者之化其子姓。一也。晉袁之交余。經患難而彌篤。而其父右軍急兄弟之難。有古烈士風。吾見太學君之澤被於再世矣。其行誼之詳。則見於崑繩之文。而無爲更舉也。

###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三烈女傳。金壇王若霖志其世父之女二。及族姊。同時死。土賊倪文炳事也。明將亡。中原楚蜀。已盡燬於流寇。及愍皇帝殉社稷。東南盜賊蜂起。長老所傳。女子自投於水火。及罵賊而斃於鋒刃者。不可勝數。女教之盛。前古所未有也。蓋自高皇帝定六宮之禮。盡革前代昭儀充華美人諸號。而皆以德命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著於令典。而愍皇帝之殉社稷也。后實先之。禮教之所漸摩。志氣之所感動。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竊嘗歎自古亂亡之釁。不過數端。或以權姦。或以女寵。或以宦寺。其造亂者不過數人。或竟得保

其首領以歿。而使天下忠臣義士。孝子悌弟。貞婦烈女。無罪而併命於水火盜賊之間。且身死而名傳者。千百中無十一焉。豈非造物之不能無憾者哉。雖然。人之生也。莫不有死。其能順性命之理而死者。是得全其所受於天者也。若晉羊皇后之富貴康甯。雖愚夫豎子。皆知爲不委。則如三烈女者。雖謂之考終可也。用此言之。雖與三烈女之死同。而泯滅無聞者。亦可以無恨。而有或知之。則不忍聽其無傳者。吾黨之義也。

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



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余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書直隸新安張烈婦荆氏行實後

往年或以烈婦荆氏行實視余。其兄公張侍御天池所述也。義烈動家人。衆視其雉經。不敢曲止。及見侍御。叩烈婦平生。則其佐夫以養母也。凡八年。而家人不聞其聲。諸嫂皆愛焉。其死也。嗣子灼幼孩。號踊如不欲生。嗚呼。柔順者。婦人之正也。而昔者聖人之繫易也。以陽剛爲女德之賢。余嘗見將死而信其婦之必身殉者。曰。婦性剛。既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忍而非剛也。旣而晚節末路。乃有不可道者。蓋剛者。天德也。天地之氣。藹然而溫和者爲陽。慘然而凜慄者爲陰。凡婦人之順於舅姑。宜於家人。慈於子姓者。皆陽明之發也。故其變也。激而爲義烈。其勃發於舅姑。傲很於娣姒。殘刻於僕婢者。皆陰慝之作也。故其變也。忍爲邪惡而不慚。夫坤陰之純也。順極而健。涵焉。故其象爲馬。其用爲永貞。而象傳揭之曰。大終。余始入京師。見宛平張氏女。未嫁而死其夫。又其後。則長白官爾佳氏。飲藥與夫同命。聞之審者。則清澗白氏。夫死夜自經。有氣起室中。白如長虹。與荆氏而四矣。婦之殉夫。辭事多同。故於白氏無紀焉。茲以與侍御交。具得荆氏之性行。而因以悟聖人繫易之由。故總所聞見。而並論之。以明彰女教。且使爲人夫者。監此。以

考婦德而無所蔽焉。

書烈婦東鄂氏事略後

康熙癸巳。余自南書房移蒙養齋。修樂律。厯算書。凡十年。始知滿洲禮俗。兄弟姻親。相依相恤。婦人勤女職。事舅姑。於古禮爲近。同好二三君子之家。能盡爲嫡之禮。使妾不能忘。置所生之子而乳其遺孤者。曰撒克達氏。禮部侍郎兼掌院學士。畱保之母也。乳之者。郭氏也。盡事繼姑之禮。以格於姑而式其家者。曰李氏。洮岷道按察司副使赫黑之母也。守爲嫠之禮。母家貴盛。欲奪其志。獨身逃歸。依其夫之養母。以育其孤。無食無衣。而誓死不還母家者。曰佟氏。御史大夫敦青巖之兄所棄妾。子羅音代之妻也。盛年過禮。而從夫以死者。曰官爾佳氏。畱侍郎從兄完顏保之妻也。余嘗謂本朝勃興。衆皆以爲武威無敵於天下。自君子觀之。則王業之本。受命之符。蓋於是乎在矣。乾隆九年。余臥病北山。故人子吳殷南。至自吳門。致太守雅公兄子隆德之妻東鄂氏事略。乞余文。隆德之父倫君。與余共事蒙養齋。嘗屬余擇師。以教隆德兄弟。太守風節著中朝。膏澤溥吳郡。余義不得辭。惟是婦殉其夫。事跡多同。隆德之妻。所異於官爾佳氏者。惟俟閒自經。彼則飲藥而衆不能遏耳。欲獨爲傳。非衍以膚語。不能成章。竊念人紀者。政教之本也。閨門者。人紀之源也。二三同好。家人之淳德異烈。可傳者已得數人。則不接於余之耳目者可知矣。遭變而著名者如此。則安常履順。篤厚於人紀。周浹於禮意者可知矣。隆德繫近天潢。故東鄂氏得荷國恩。旌表。

其餘皆故家卿族。能致高賢名輩之表誌。以發揚於遠邇。則窮巷華門。艱貞苦恨。而湮滅於無聞者。更不知其幾矣。故凡數所見而備論之。以昭國家風教之盛。俾達於史官。得據爲列女傳之總序焉。

### 書高密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乾隆六年季春。余以兄子之喪。病不能興。單生作哲。緘致其所述考妣遺事。起視之。氣結不能終篇。念幼隨先君子。播遷隱閔。先兄愆余曰。此二親之窮於命也。而於我與若之身心。則大有造焉。在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遭父子君臣兄弟之變。而孔孟亦少孤。蓋惟遭變然後可以見其極。故使聖人身之以爲萬世之標準焉。當吾之世。志行越衆者三人。睢州湯潛庵之母。爲流賊所縛。關西李中孚之父。糜爛於戰場。博野顏習齋。父流亡。母改適。匍匐萬里。始得父墓。見異母之妹。招魂而歸。蓋功利嗜欲。薰鑠流毒於人心者。深且固矣。非猛藥惡石。不足以攻除。故三君子以此各成其艱苦傑特之行。生之考妣。羈窮不異於吾親。而皆早世。則視余更酷矣。生無兄弟。自今以往。卽速致要津。贏資聚以爲妻子之光榮可矣。欲雞豚之逮親。可再得乎。惟德惟義。是謂顯揚。然則生之所以自處於茲。可早定矣。君子之爲學也。深其功。識猶患淺。抗其志。行猶患卑。必能志七聖人之道。然後可繼三君子之行。毋若余之負所命於兄。而混混以沒世也。

### 題黃玉圃夢歸圖

癸亥秋。玉圃過潭上。出此圖索題。別後不忍更展。故底滯躑年。以書來速。嗟乎。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古稱倍親而仕。蓋既承國事。則此身非親所獨有。故有四牡之詩。有奉使聞喪之禮。皆人子所不忍言。故曾閔之徒。必不可強以仕也。玉圃家京師。仕不離親。其復起也。觀察河南。故思歸之切。形於夢。志以圖。若余則弱冠。飢驅幾二十年。難後蒙恩。供奉內廷。每歲首夏。辭老母出塞。迫冬始歸。玉圃之夢。乃余旬月中數見。而不可以數計者也。尙忍題斯圖哉。玉圃終其身常依二親。適守官在外。而不得視太夫人含殮。余則竟世栖栖。依親日甚少。而老母之終。會當反役。蓋所遭各有豸不豸焉。然余惟塞上之行。爲承公事。回思少壯。徒以奔走衣食。孤行遠游。爲父母憂。歲時伏臘。春秋佳日。奉觴御食。而親色笑者。蓋無幾焉。撫心更何以自解邪。故書之以志余恨。而弛玉圃之悲。乾隆九年孟秋朔後三日。望溪方苞撰。

跋石齋黃公手札

公與寶應喬侍御手札十有四。其十有二皆短札。乃崇禎十五年。自戍所復召入都。晨夕往復語也。長言者二。時則引疾南還。越中諸賢。築學舍。畱公講問。而侍御適爲巡按。一答其始至通問之書。一將以使事反命。而特致之。考公之事。莊烈愍帝。陳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遠。二三執政。祖魏忠賢。故知力排異己。公三進三逐。廷杖八十。移獄鎮撫司。考掠者四。一朝而脫囚籍。則於政事之得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凡有見聞。無不與同心者。思所以挽正。及引身以退。匿迹於巖巖深谷之中。而民生之苦病。吏治之煩苛。軍事

之失圖。柄臣之誤主。身在局外。猶責其友。以必言。而冀君之一寤。蓋君子所性根於心。而不能自己者。如此。嗚呼。莊烈愍帝。嗣位於國勢傾危之日。一時忠良。雖觸忤憎惡。偶有感發。未嘗不幡然易慮。而親之任之也。然卒之如公。如念臺劉公。志在竭忠。而窮於効忠之無路。如孫文正。如盧忠烈。志在奮死。而扼於投死之非時。皆由媚嫉之臣。相繼而居腹心之地。其術百變。能使東西易面。人主自爲轉移而不覺耳。如而夫者。不能放流。乃與之朝夕深言於帷幄。雖當平世。猶不能無生亂階。況屯難已成之後乎。聖人繫易謂難之解。驗在小人之退。而於五發之位乎。天位者。可不服念哉。

